



爲什麼要編輯紅皮小叢書

作了一天的牛馬的勞工，忽然閒空下來，常常想找本書來瞧瞧。——這時候應該瞧的，是詩話一類的書；以諷諫之詩詞，燕遊園之賜簡！

在赴情人的約會以前，左等鐘點尚未到，右等鐘點尚未到，未免有些心焦；常常想找本書來瞧瞧。——這時候應該瞧的，是情史一類的書；借他人之故事，資自我之經驗！

在風清月白之夜，不忍就寢，甜夢中去；常常想找本書來瞧瞧。——這時候應該瞧的，是那些中篇小說和饒有趣味的短篇小說；藉讀繪之事實，賜將至之睡寢！

在山水清佳之境，偶然歇足下來；或是在舟車之中；常常想找本書來瞧瞧。——這時候應該瞧的，是隨筆一類的書；讀清麗之文章，增身心之快感！

在受了大刺激之後，心中鬱悶之至；常常想找本書來瞧瞧。——這時候應該瞧的



，是感想錄及論文等類的書，當他人之酒杯，澆自己之塊壘！

朋友們！現在你們究竟處於何等的境地中？想讀那一類的書？我們可憐的這種紅皮小叢書，就鑒於這種種情形之下，專爲你們而設的；總想你們選取就是了！

而且，今書中不論那一種，都注重在「幽默」二字，決不教人感到一點沉悶！
本又小巧又玲瓏，擷取很是輕便，什麼時候都可帶在手邊而不覺得累贅的！

現在，我把全書篇名和著作者的姓名開列在下面：

上海的研究	一冊	徐國楨著	關於女人及其他	一冊	徐國楨著
潮山味	一冊	張麗劍著	丈母娘帶傘	一冊	徐卓泉著
醉後嘆蘋果	一冊	徐卓泉著	良人	一冊	陳鶴麓著
潮上	一冊	陳鶴麓著	幻跡	一冊	王天恨著
衛堂博士	一冊	趙若狂著	四角戀愛	一冊	趙若狂著

一八，六，一。若狂於上海

目次

寫於揚州

曉發·····	一一四
永生·····	一一七
塔之趣·····	一二二
鎮江給與我的禮物·····	一二三
焦山的苦憶·····	一三八
揚州市·····	一三五
舟之巡視·····	一一七

綠雲深處一詩翁……………一一四

雅賭……………一一四

寫於南京

藕味……………一一六

向陽的死鳥……………一一六

瞎師母的訪問……………一一九

蕭條……………一一四

驢戀……………一一六

附錄

晚蹤……………一一六



寫
於
揚
州



曉 發

不知道爲什麼緣故，近來常常鬧着頭痛；每夜在編輯室裏工作時，神氣一些也不緊張。有一晚，作完了一篇評論，回到寢室裏去睡覺，竟因一個鼠子，來回歧想的過了大半夜。結果，電燈的總門是關了，光是熄了，月以銀白的光代替了燈，甚至，太陽以金黃的光代替了月，而那個鼠子還不會離開了我的想槽上，我纔感覺到我的神經是變態了！

次日起身很晏，眼塘以外，各留下一個澹澹的小黑暈，同事們看見我

都很驚訝：『呀！你怎麼這樣的狼狽！』我的意識遂開始動搖我的定力，時時的使我想到請假，養病，玩山，逛水種種錯雜的事件上去。在十五日的下午，我決定向經理借一個月的薪水，告一星期的病假，又向B君借了一口小皮箱。把我所有的和我手眼不能離開的種種小物事，如錶，牙柄刀，裝牙粉的翡翠盒，日記冊，銅挖耳等，一齊塞進那皮箱裏。又趁午後閑暇，替C兒——我的姪，亡兄僅有的一個孩子——買了一雙黃皮鞋，一套小中山裝，這是我預備兌取他歡笑的憑藉物，他那小小的心靈，被這兩件東西蟠據已有許多時候了。

當晚，鼠子不復在我的思槽裏蠢動，而頭痛得反更厲害。半睡半醒的和痛苦掙扎了一會，隱隱已聽到傭人們在天井裏生火煮水了。

『張先生，五點半鐘了！』當這兩句話的最末一字，還在顫動其音波的時候，我已一骨碌爬了起來。仰看天窗外，並不是我所想象的那種燦爛的晨光，而是一片沈沈的病白色，我暗想：『糟透了！一要出門，天就下雨，真怪！』

果然是下雨，但夏晨的例雨，並不足以影響全日的晴否，當我洗完了臉，雨絲已細了許多；再等我在編輯室裏把一個麵包容納在我的胃磨裏，天上的白幕已拉開一部，磁青色的天，露出頗廣闊的一角來了。

鐘鳴六下，傭人很伶俐的替我把洋車喊好，『北火車站，一角半，』我於是悠然自得的駕御了一個『人摩托』，橫穿了大二三三條馬路，直奔天后宮橋而去。

到這時，我的意識纔放下了牠抓緊我定力的一隻辣手，另去抓住我的判別力。

『到底上那兒去？棲霞山呢揚州？』

判別力說：『我不能斷定，棲霞山好，揚州也好。』

『但，這不行，你的脚是不可以二用的。』

判別力很費力的斟酌了一會，最後，牠被誘惑於新的生活——揚州的認識是比較的模糊而新鮮的——斷然曰：『揚州！』

永生

我應當清楚一點。

這是十七年八月十六日的早晨，我坐在滬寧路的上行車上。我如平常的旅行者一樣，在極端的鬆弛的快感中，夾有多數寂寞的追悔。勉強將高爾基的一篇『曾經爲人的動物』看完，車已過了崑山好久了，不知在什麼時候，我對面的坐位已增加了一位旅客。他將兩個很美麗的蜜柑放在板几上，像安心和我預先放在那裏的兩個蘋果鬥勝似的，排列在一道水平線上。

我開始看他，他是一個——年紀無論如何不會超過十八歲的青年。

我曾經用我的筆描寫過許多女性美，也曾用筆描寫過許多男性美，但我却無法將這少年的美，描寫出若干分之一來。他完全是無機生物似的應付其圓境之一切，我看他，他也看我，從他那活潑而嚴靜的眼神中，顯見他已充實的了解了我。

停了一分鐘，我重複逃進高爾基的小說裏去，依次看到『二十六男和一女』。他也從他身邊的小皮篋裏，拿出一本厚厚的書來，我一見就知道牠是浮士德，因為在十八歲青年的心目中，這本書已經造成了一種莫明其妙的勢力。

我以看書爲偵視他的掩護戰線，他却很專一的看着書。我當然是很覺

無趣且並慚愧。

車過了蘇州，上下的搭客較多，秩序也在一種習慣下，陡然的紊亂起來。我放下書看他，他却已離開了坐位，走向靠月臺的那一面窗傍去了。看見他的褲袋裏掏出一小握銅元，斜伸了他的膀臂至於窗外，稍停，便拿了一把涼麥桿扇回來。他微笑的歸坐，我從來沒有見過像他那樣嫵媚的微笑。如果他的微笑是爲了所買的事物不會使他化去過量的錢，因而滿意，那斷不會笑得那麼純潔；如果他爲了這扇子已滿足了他無邊的希求而微笑，那也斷不會笑得那麼媚逸。這種既單純而又複雜的微笑，裏面是尋不出一些有組織的機趣來的，我要用兩個字形容他那美的意味，除了嫵媚，更無適當的字眼了。

扇子在他手中攥着，車子又向前行動了。到無錫車站，上來了一大羣客人，填滿了這一個車廂的空間。

或者我是應當用大字特標出來罷！在這一羣人中，竟慢慢的被我們這一位青年發現一個動人的女性！她是坐在靠門向左的座位上的，恰和他——我們這位青年——立於一個剛好互相注視的角度上。我最初見他臉上顯視一種緊張的神氣，我知道我們這車上，已有了足以牽縈這青年心情的對象了。再看他眼中，漸漸流出了錫澀而似被熱烈力鎔過的光芒，知道他同時也成了足以牽縈那來者的心情的對象。當我回過頭去將她——讀者，讀到這個字時，請將字音讀重一點——認了一認，我非常同情的加入了這一幕喜劇，成爲一配角了。

手拿着菜單的侍者，把車廂中所有要急切吃飯的朋友應酬了一陣，半小時後，全車箱的十七個人，嘴裏全嘶嘶的發出了喝湯的聲音來了。我們這位青年獨吃了四客菜，又喝了一點酒。

酒終是可愛的東西，牠在我們這位青年臉上，敷上了一層輕紅絕艷的醉色。他的眼中的光力，和一切人接觸時，更顯得錫熱了。我背向着那女子，我不能常常的回過頭去看她，但我能借這位青年的眼睛，做一付反光鏡。

車到常州，我們這一輛車，現狀是很寧靜的，可是不久我就知道我這個懸想，已經離開了事實。那位青年的眼睛告訴我：『她已經去了！』

去了，去了！我們這位青年，在感受到一些莫明其妙的輕微的悵惘以

後，他開始在一種意象的追逐中生活了。他吃了一個蜜柑，移過頭去看窗外的風景。他的眼神並不貫注在綠葱葱的草樹上，也不在側視而頗饒畫意的茅舍上，更不在山和水，人和牛上；完全是浮膠在空際——不可捉摸的空際，這是我敢於斷然說出來的。

鎮江既達，我當然下車了。如果那時會有一些動靜，足以使我感覺到下車的困難，我準其要放棄了逛揚州的主意，陪我們這位青年，一直到南京（？）去！

離開了這青年，而這青年的意影，却永遠不肯和我的憶象脫離；他那非常有感人性的眼神，不拘在什麼地方，什麼時候，總可以很自由的湧入於我的冥想裏。

永生者呵！在我（截至今日止）全部的做人生活中，你是我憶象中的第一個永生者了！

塔之趣

現在且記我在車上所遇到的第二件事。

大概是快到丹陽的時候吧，在我座後有一個小孩，很高興的說：

『媽媽，瞧！又是塔！』

我被動的去向車窗外看，果然又見了一座塔。

塔，這是可以使旅行者特別地感受到一種興味的；尤其是乘滬寧路車者，他幾乎能夠每站都看見塔。上海的龍華塔，離北站太遠，且不說；由

此西去，崑山蘇州無錫常州丹陽鎮江南京——凡是經滬寧鐵路局認為是大站的，那一站看不到塔？只可惜南京的北極閣塔，最近已在一個不成爲理由的理由下被拆卸了。南京辦市政的人，他惟一的能事便是拆！北極閣的塔，遂因這一拆而消失其塔之趣味了。

詩情和畫意；是內在的，而不是外感的；在我的憶象中，除了這爭妍鬥勝的塔，我還有一座絕未曾和我的眼睛接觸過的塔。我自覺我終不失爲一個能了解塔趣的人。

鎮江給與我的禮物

從鎮江車站下車，我立刻——這當然也不必需要我細寫——被許多脚之販賣者包圍住了。車夫說：『洋車！洋車！』轎夫說：『轎子！轎子！』我利用我到過鎮江五次的經驗，很巧妙的逃進了車站旁的一家茶館裏。

由鎮江到揚州，是要從江邊搭船，渡江到六圩，再由六圩換汽車至揚州的福運門外。我看看茶館裏貼的汽車行駛時刻表，知道下午三點鐘正有一班。我計算行程，覺現在還有很豐富的時間容我去做一些別的事，我便

離開了這茶館，到南馬路一家飯莊裏去吃了一飽。

一個小皮箱很累人，結果還是要我去挨了鎮江轎夫的一槓，我坐在轎上，睥睨一切穿過了鎮江的許多市街。到過鎮江的朋友們！我想你們總會忘記鎮江市上是有了一條京畿嶺，那是如何有趣的一條嶺呵！在一分鐘前，你可以被抬到九天之上，只隔，只消一分鐘，你又可以被墜之九淵；因這條嶺脈的起伏不平，形成鎮江馬路上的許多曲線美。當你坐在轎子裏時，假使你不善守你的注意力，立刻可以使你頭的前部撞去了一層皮，而同時又使你後腦杓添出一顆很神秘的瘤來。

我在轎子裏便口占一詩：

車子使你損失了一片皮，

轎子又使你損壞了一塊肉；

這是忽然的嗎？不！

這是偶然的嗎？不！不！

這是當然的——

這是人役人的報應。

這時我全部的意識，都被鎔冶於詩情之內了。我的額殼，遂趁我不注意的當兒，和轎窗的桁木 *Kiss* 了。下，最後我的頭，果然增益了一小塊肉，我不敢因此而誹謗鎮江的路政，我承認這是鎮江給與我的一件禮物，並且攜帶了這件禮物一直逛到揚州。

焦山的苦憶

我到了揚鎮長途汽車的渡江小輪上了。漸漸的離開了鎮江江邊。我經過沿長江的碼頭雖然不多，而就我所知道的說，鎮江可以說是沿江最複雜的一個碼頭；這也不錯，複雜也有一種複雜的美。不過在這時，鎮江碼頭的複雜美是消失了，給我看到的，不過一幅很勻淨的風景畫，東邊有北固山，西邊有金山，分庭抗禮，筆意簡單極了！美極了！

由此又使我看到焦山，且並想到焦山上的一切。久經我想戀的焦山呵

！你重復入於我眼簾，而我乃至不能再訪視你一次，時間和空間不是我可以自由支配的，你其將如何的慰安我呢？

我最初一次遊焦山是在十年以前，最近一次遊焦山，却在去年夏天。我玩過了回來，曾寫出一篇遊記，足以將我對於焦山的熱愛，不假刻飾的全部表現出來；可巧我行篋裏還留存着這段殘稿，我且寫在下面，讓讀者——讓一般未曾遊過焦山的讀者，嚐嚐焦山的山味：

焦山聳立江中，爲江南著名勝地。去鎮江城東九里，以漢隱士焦光明居此得名。風物幽秀，予兒時曾一游此，閣曲樓重，峯迴徑折之處，尙約略可憶；惟彼時係坐紅船往遊，今則有小輪可通。予與涵靜輒之珂堡三人，於十一日上午十時，附利蘇公司之小輪往。此輪

甚小，復無秩序，牌言十時開，直至十一時許始駛行，乘客擠甚，但多係至中興鎮者，中途下焦山港之客，僅十餘也。抵焦麓已十二時，登岸至文昌閣，閣後巷道，直詣定慧寺。夾巷多小菴，各相毗連，頗整齊，此境彷彿惠泉山下之祠堂。諸菴類皆菴寺其名，別墅其實；故菴名亦俱帶有幾分詞章氣。如水晶菴，碧山菴，海雲菴，玉峯菴等，名皆極秀雋。

入定慧寺爲大殿，上爲香林，奉蓮座三，俱極高，右折至別院，顏曰人天法窟。更進爲一月亮門，榜曰華嚴真境。迎門植佳竹數百筍，森翠可愛。壁門嵌石刻數十方，最著名而可寶貴者，爲瘞鶴銘；以葆之嚴，皆尙完整。另有成賢王書歸去來辭，及梁同書行草，場

迹踰黯。復前行數十武，穿屋數間，得一樓梯，登之，爲鼓來閣；祀彭剛直栗主於其中。閣前一樓，爲枕江閣，凸出江濱，全江在望，部署亦精潔。南爲象山，其東南各附一山埂，一象象鼻，一象象尾，頗似。西南爲北固山，極南一山，蜿蜒於天末，渺無止點者，則寶蓋山脈。類視江濤嚙岸，衝動頻煩，水溜一來，卽作漩洑不止，觀之猛絕。予等在此午餐，並解衣槃礴，休息片時，樓前懸陳任暘一聯云：江勢西來，到麓縈迴爭赴海；山容南接，中流跌宕自成峯。涵靜以爲佳。

枕江閣下爲枯木堂，懸康長素一聯云：玉琴瑤瑟倚天地，白波青嶂非人間。堂左方丈中，陳周鼎小簋數事。循徑出寺，見大門內壁上

嵌彭剛直梅花石刻一方，筆蟠意鬱，古健絕倫。門前植一石碑坊，爲焦處士三詔坊。折赴東北，仍遵來時巷道，至碧山菴，則完全爲新式建築：窗櫺樓板，皆作朱漆。後樓名挹江樓，可望江景，卽在此茗坐。菴僧出岳武穆像鈎勒本見示，云真像藏泰山，今燬。樓下爲問潮亭，蕉繁石瘦，境甚恬謐。

出碧山菴，造其鄰松寥閣。此閣爲焦山一名地，而部署之精，尙不及碧山菴。建閣之資，出諸端陶齋，故所藏與陶齋有關係之文字頗多。入松寥第一閣，中懸一額，顏曰：佳處留菴，端方題。右折一小室，置一楠龕，中祀端方銅像，高約數尺，龕額顏曰：歸來閣，梁節菴題。節菴嘗居此多年，其集中咏焦山之詩頗不少。室中尙懸

像片數紙，一爲端忠愍全家就學圖，梁髯爲題數語，字甚秀逸，可愛處如其詩。又一紙爲梁髯小照，其高足冒廣生爲之作跋，書法雖極力學梁，而不甚美。

鄰松寥閣爲玉峯菴，入遊時，一僧方在作畫，一畫爲八仙又麻雀圖，張果老勝而大笑。此畫，此僧，此菴可知！惟門聯曰：此山真爽，以下惟洪流，則集句甚穩妙。玉峯對面爲自然菴，亦焦山一勝地，較玉峯水晶等菴爲大。進門一小圃，累石爲假山，稚樹葱鬱，佐以石橋石几，據地不過數弓，却粗具園意。予等在此合拍一照。後有古來精舍，彭剛直題額，偏廡一室，懸韓紫石聯云：雲臥衣裳冷，官應老病休，筆致肥健，不似其近作字之頽唐。室後爲觀瀾閣

，炕上陳砲彈筒一，上刻有小字數十行，忽忽未及細讀，不知其何意。最後至文殊菴，部署最簡，有流光精舍夢焦仙館等，未周遊。山麓之遊既畢，乃晉而登山，初入焦公祠，祠亦名海西菴，王夢樓書額。後有仰止軒，懸佳聯甚夥。出祠西行數百武，近山膚，見摩崖石刻大字，多不勝計。由此至三詔洞，南折入觀音崖，殿上懸焦崖罨圖，康南海題眉，所謂四古，指瘞鶴鈴西漢定陶王鼎等四古物也，並腰以南海一聯云：竹根有遺迹，石濤無盡聲。崖上爲蘇公亭，懸東坡一畫像，邗上顧吉菴繪。另有大觀臺聽濤書屋等，多錮閉。循徑北迴，至堅白亭，至此以爲山腰，眼界漸遐。江南諸名山，遙視如斗大。此處舊無亭，數年前嚴修老人來遊，始創議補築之，

遊者躋峯半，得此亭坐憩，咸稱便焉。亭柱刻一聯云：金山共此一江水，王母來尋五色龍，係集蘇轍曹唐句，甚佳。過堅白亭，更上行半里，登吸江樓，此爲全山之巔。頽視江流，險闊雄俊，間有石筍數筍，沒水中，浪來搏擊，瀾然作大聲。象山橫陳其前，雖亦孤處江中，而無此山之奇秀。東爲和尚洲，爲定慧寺廟產，故名。予等留連半小時始下，就袁坡下至別峯菴。此菴據地甚隘，後堂懸一百牛圖小中堂，炫麗可愛，惜忘視繪者名。出別峯菴，仍遵原路回至枕江閣茗坐。

鎮江的名勝，除了金焦北固三山外，還有一個竹林寺，和鶴林寺同隱處於南郊。景物也十分幽俊，我去年遊焦山的時候，曾順便去玩過一次。

揚州市

昨晚時候，我入了揚州市，在H兄和V君的領導之下，到揚州城內最有名的一個茶社裏吃點心。H兄告我：『這是富春茶社，和怡園齊名，以點心做得好吃，在揚州已經造成一種特殊勢力了。』

揚州的點心，滋味實在不錯，這不必第四次到揚州的目下的我纔知道，前三次已經領教了個十足。在上海時，大馬路的四五六，在南京時，夫子廟的大祿樓；牠們都是揚州點心的殖荒者，牠們曾賺了我不少錢，但終

不及這次在揚州吃得十分十分滿意的滿意。我明白——我明白我說這話，一定要有許多人說我正在吃着自己的成見。

除了點心——而且是極少的幾種——揚州的茶館可以說是沒有什麼特點。尤其是富春茶社所容納的客，太欠複雜一點；差不多都是一樣文縐縐的人，一律都是文縐縐，這便不能使我的觀察力和分析力多得活動的機會，因此我略覺不快。

君真是善於滑天下之大稽，他將我領到教場，教我從那裏去認識揚州。教場在揚州所處的地位，等於南京的夫子廟和上海的城隍廟，但牠的面積却只占有這兩個廟市的五十分之一。髒，那當然是不用說的，略略有些臭味，那也是無須多說；只是小，小得實在怪可憐的；三兩個書棚，四

五架西洋鏡，六七家酒樓飯店，就塞滿這教場的全部。走快一些，不消一分鐘，便可環行這場子一週，小，實在太小了一點吧。

可是我在那裏，看見許多臉上生滿了汗斑的苦力同胞，爭先恐後的擠來擠去，我便感覺到這地方終還是一個聖地。

揚州最熱鬧的街市，是轅門街多子街翠花街，我們便從那裏緩緩地踱向東去。揚州的街道，是還不失其古風的異樣的窄，於是我們消費很多的時間，避讓一切威權超過於我們的東西，如洋車，轎子，棺材，糞擔，巡邏隊，打架未畢而奔逃的狗等等。

從街上洋貨店茶食店之多，和糞擔上不高妙的氣味不絕於聞的各個事實上推論起來：揚州人是無娛樂的，他們所仗以使其生活還勉強的有一些

意義，略略可以示別於死人的，便是唯一的吃！而女人則有買洋貨。

很多很多的正當享樂之年的太太小姐，她們各提了一只錢口袋，打東邊洋貨店出來，又向西邊洋貨店進去，東家買一套紐子，西家買一盒香粉；在她們僅有的兩隻手，或兩手以外還可以由她們支配的屬於別個人身上的手（如傭，僕，姬，婢，老爺，少爺及其他）塞得滿滿以後，她們纔奏凱而歸。

在她們歸程裏，又可以看見：她們被包裹於動人的香氣和姿態裏的整個軀體，婀娜擺動之時，只消經過了兩條以上的街，她們便會被一個二個乃至三個四個的糞擔，一前一後的夾着前進，V君說：『這不算什麼奇怪的事。』

—— 揚 州 市 ——

於是我便擱筆，不再從事於揚州市的描寫了。

舟之巡視

十七日晨，八時起身，在丑兄的書齋裏，看了幾頁小說，又被V君拉到富春去吃了一碗麵，就此決定了下午逛瘦西湖的計畫。

同行者V君丑兄和一位不詳其姓名姑假定之爲X君的某君，坐車出了北門，瘦西湖完全不是我理想中的瘦西湖，而湖畔的綠楊村，却儼然就是我曾經做夢來過的綠楊村，有趣之至。

因爲我們來得太早，駕舟於湖畔候客的，只有三四個舟子，艷稱於瘦

西湖的船娘，半個也不會遇見。V君主張等，而且兄和我主張不一定需要船娘，結果我們的主張得勝，立刻就下船。

船不很大，上面扯着白布棚頂，下面安放了四張籐躺椅，容積較秦淮河的小七板爲小，而大於玄武湖最小的划子約一倍有奇。綠楊村的堂倌認識V君，不等他招呼，便送了兩壺茶；兩碟水菓，幾色橘子糖過來，瞧他那種直率而隨便的神氣，好像不要錢似的。

下令開船，便離開綠楊村前進了。瘦西湖的瘦，真可謂名符其實；這岸上的人，可以和那邊岸上的人很自在的談話。

兩邊岸上，水樹極多，綠蓊蓊的麗密如墉，一抬頭便覺綠光照眼，這種意境，雖然比較玄武湖還略差些，却也不失爲一名地。最初我們穿過太

紅橋，到徐園。

且兄說：『上岸瞧瞧去！』瞧了回來，却也不會弋得什麼好感，不過一座小小的花園，有幾間房子，幾塊匾，幾顆樹罷了。但揚州人因為這是蓋了紀念徐寶山的，而徐寶山三個字，好像和揚州人的記憶特別的好的要好些，因人及園，徐園遂也成爲一個名勝了。當我踏到徐園的盡頭處，看見牆上嵌有一塊碑石，大書曰：倚虹園。我有一個死掉的朋友畢倚虹，我又有一個常去吃飯的所在倚虹樓，我還有一個最歡喜聽她唱白盞白甲白旗號的歌女倚虹閣；倚虹園三字便合我如同他鄉遇故知一般，毫不客氣的鑽進我記憶裏，順便將我的注意也拖了出來。

上去摸了一摸碑石，發現這三個字還是乾隆的御筆，而且兄却斷然曰

：『這是假的，你瞧虹字這一塊，不是新添上去的嗎！他本來只是倚園二字，不知是誰着了古迷，硬造出這個虹字來添上去，並考證這個徐園就是倚虹園的遺址，可不怪！』

接着我又在走廊的石刻上，看見了許多揚州名士紀念徐寶山的詩和詞，在其中的一首裏，發現了一句：『猶有嬌雌憶故雄，』所謂嬌雌也者，便是指徐寶山的夫人孫閨仙，而這孫閨仙且並會畫梅花，徐園的牆上便有她的許多梅花石刻。

從徐園到小金山，大家一同下船，上去瞻禮一番，不等和尚說泡茶，便又回到船上來。這裏和徐園一樣，也不會給予我以何種好的印象，就只湖心寺裏的湖上草堂，有伊秉綬寫的一付對子，我恍惚還記得聯文是：白

雲初晴新雨適至，幽賞未已高談轉清；顏切合我們那時的情境。

小金山對面是鳧莊，鄰近鳧莊是蓮性寺，寺後有半廢的經塔，我都會一一去看過。

過此就是五亭橋了。五亭橋橫臥在水面，逼近鳧莊，橋上只賸了三個亭子，遠看很有風趣。再下去就是到平山堂的水路，普通游湖的人，只逛到五亭橋為止，平山堂是難得有人去的。

舟行約有半里路的遠近，見另有一條汊路，被掩閉於高可隱人的水草裏，V君說：『這是到二十四橋去的小路。』

『二十四橋明月夜，玉人何處教吹簫？』這兩句詩雖然深刻在我的心版上，時時使我發生了何妨去考證一下的願望；但我終是一個惰於追求一

切的人，在大家沉默的空氣瀰佈在人和人的注視間時，雖然舟子曾問了一句：『二十四橋去不去？』而去之一字終不會由我的口中喊出來。

平山堂到了。如果是在十幾年前，我還不會脫離W先生戒尺的警備之時，我玩了一個地方回來，W先生需要我作一些什麼，我一定會很拿手的寫着：『登山，入法淨寺，過大院，入東嚮一門，則谷林堂也。又進爲平山堂，僧合掌出迎，導遊第五泉待月亭趣園芳圃等處，並至後殿謁先賢歐陽文忠公之遺像焉。……』也許W先生要批評上一兩句類乎『水淨沙明』一類的套語。

用我十幾年前做遊記的手法，來把平山堂記賬似的記一下，也好；因爲那個地方除去登山升堂遇僧謁像等字眼外，沒有什麼別的可說。

玩過了平山堂，「厭倦」使我打消了再去逛觀音山的興致。我們便下令回舟。

綠雲深處一詩翁

我在前篇，曾遺脫了一個應描寫的人。

當我們的船快要過大紅橋，向徐園去的時候，遠遠見右邊岸上綠陰深處，閃出一個老頭兒來。他的年紀至少要抵得兩個半我，他頭童，背駝，髮禿，而衣服很襤褸，我如果拿出我會動筆的權威來加他以稱謂，我應當稱他爲丐：

他最初是蹲在水邊，洗手似的不住的用手潑水，等我們的船快要靠他

；他猛然的在臉上顯露一些吃力的神氣，慢慢的伸直了腰立起來；從他身後，抽出一根竹竿，向我們船上一搭，竿尖上繫有一個小布袋。

『呵！詩翁！』V君很冷靜的說。

且兄掏出幾個銅元來，放在他布袋裏。於是這被稱為詩翁的老頭兒，和已開動的法條的機器似的，開始歌唱了。

『打起黃鶯兒，

莫教枝上啼；

啼時驚妾夢，

不得到遼西！』

雖然只是一首極熟的詩，而在我們給與他以錢，換得這首詩的歌唱之

後，我終覺我們是生活於一種罪惡的浸淫中了。

他，這詩翁，一向在遊瘦西湖的人心目中，詩翁其名而詩丐其實，被當做娛樂品的過了許多時候，現在遇到我們，在他的心裏也未必會引起何種的波動。只是我們，——都不能制止我們感情的衝盪，尤其是我個人。

一個老頭兒站在水邊樹下，忽躑忽起的，利用他讀過的詩和竹竿，去兌取人們的歡笑而因以得幾個銅錢，這是多麼可留憶的景象呀！假使我們是有魄力的作家，一定要將這詩翁無名的痛苦，含淚的痛快的抒寫一下；假使我是個畫家，我也能借了這萬綠如海的幽雋的背景，襯出這個詩翁的超人風格，不幸我只有這點點塗抹的能力，只有這點點塗抹的能力呵。

歸時經過這老頭兒的領域，且兄又投給他幾個銅元，他所唱的是：

「若把西湖比西子，
淡妝濃抹總相宜。」

雅 賭

船回到綠楊村，由剛纔送茶給我們的堂倌，招呼我們上岸，在前邊的一個茅亭內坐下。綠楊村包圍在許多竹子裏，掩映着一帶淺水疏林，景物很不錯。據丑兄說：『這裏所賣的茶和點心，不及香影廊多多。』所謂香影廊，也是一個茶社，遠在下街，也濱近瘦西湖，而其控馭瘦西湖遊者的機會與勢力，却遠不敵綠楊村。丑兄說：『這是因爲綠楊村有船娘而香影廊沒有的緣故。』我相信這話。

到過揚州的人，都歡喜說揚州人俗；其實揚州人也不能說不雅，瞧，小如茶館的招牌名字，起得也都十分雋雅：綠楊村，香影廊，念在嘴裏，字字都像可以咬出漿來。而且——當我坐車子從城內出北門時，我曾見某一條街，有一月骯髒不堪的荒茶館，牠的招牌名字爲富春樓；這三個字難道不雅！難道還俗？

還有揚州人的賭博，也十分的雅。以下是寫我在綠楊村所見到的一件事。

一個賣花的男子，挽了一隻花籃，右手且並提了一塊水磨磚石，慢慢的踱到亭子裏來。他把我們很快的認識了一下，立刻放下石磚，掀開他的花籃蓋子，揀出兩朵白茉莉花球，放在我們桌上，然後微笑的說：『先生

們玩一玩吧，兩角錢五十跌！』

V 君很內行的說：『你瞧我們全是傻子嗎？』

賣花男子所希求於我們的便是開口，現在見 V 君開始搭話，他聳一聳肩頭笑了。放下花籃，從籃子裏取出一串金黃色的小銅錢來，遞近 V 君手邊：『先生們，小意思，就多兩跌，又算什麼！』

『你別和我談生意經絡，要玩，兩角錢五十跌！』

『呀！』賣花者的神氣，雖然很緊張，好像遇了什麼意外的撙迫，絕對不能妥協的樣子；但我們一見就知道這是偽飾的，他的眼神已經告訴我們——這筆生意可以做了。

V 君還和他談着交易時常有的一切精明話，我却趁此去詢問丑兄，這

是怎麼一回事？

耳兄說：『這是跌花的，用六個小銅錢，——錢的一面刻着花——放在一個竹片上，向石磚上跌，能跌出六個錢全是花來，就可以贏得一朵花球，跌出五個花來可贏一跌，否則輸三跌。賭的人繼續跌至五十跌全輸盡，就給賣花的人兩角錢。』

這顯然是賭的人吃虧，然而這種賭法，不可謂非別出心裁，而且也很有趣味。尤其是伴同異性來遊湖的人，跌出幾朵花來給她佩帶，雖然消費了——消費了超過花價若干倍的錢，只怕誰都願意。試想：風光明媚的湖上，一個花球佩帶在她身上，復從這花球上發出一陣陣濃烈的醉人的香氣，這是多麼含有詩意的境界呀！



寫
於
南
京



藕 味

十八日晨起，和旦兄V君吃過粥，便辭別揚州，將我的心情移向南京的進行線上去了。這一趟行程，使我在六小時內，御用了七種以上的不同的『水陸交通機關』——人力車，擺渡船，汽車，小火輪，轎子，火車，馬車；其中當然還有借重我的『腿摩托』的時候。

南京是到了，第一天沒有什麼可寫。

十九日起身後，便開始的溫我舊書：看望親友，廟上吃點心，說廢話

，吃飯。才完了一半課程，不覺又是下午。那時我們是在B君家中，同坐者有Y君P君W君和我。

『老C，什麼地方玩去？』大家說話，神氣還是很玩皮的。

我還用以前的老調回答：『你預備玩的地方，是山？還是水？』

『天氣太熱了，水吧！』

縮小了討論的範圍，我們便決定到莫愁湖去了。

★ ★ ★ ★ ★ ★ ★

南京有兩片很有名的湖，一是莫愁湖，一是玄武湖，我以前是常常去的。我並曾仿照『蘇子瞻詞似詩，秦少游詩似詞』的古評方式，替這兩片湖，各下了一個頗切當的批判。說：玄武湖很像詩中之古風，莫愁湖却極

似詩中之小令；不過一到秋日，玄武的風味又近於詞，而莫愁當蕙風流暢的時光，她的意境又宛似唐人的排律。……這個批判朋友們都承認他有幾分理性。以前時報登過一篇名湖雋喻，就是這麼說。

我的腳還未踏進華嚴庵——管有莫愁湖的一個廟——時，我的幻想，是想在曾公閣上披襟當風，從正面去欣賞莫愁湖的姿色，然後喝幾杯苦茗，吃幾片澀藕；照例把這整個的下午，無爲而治的消遣過去。但進門後，就發現曾公閣已被兩月前駐紮在此地的武裝同志，將他糟塌得不能讓人再在這裏坐地，於是我們給一個半熟識的和尙，邀到鬱金堂去坐了。

鬱金堂，這個名詞多麼古典，多麼雅艷，而我偏不喜歡這地方；我所以不喜歡牠的理由，是看莫愁湖不能看得痛快；而且今天是星期日，堂上

的茶客幾乎填滿牠領域的全部分，過於嘈雜也是使我不快活的事。

B 君說：『吃藕吧！』大家吃了不少藕。

離開南京在別地方撈飯吃的時候，常常會有人來問：『南京風景好吧！莫愁湖常去嗎？』假使我和他搭了話，談到莫愁湖的一切，他們圖窮匕見，一定要問到莫愁湖的藕味。

有筆階級用他的武器去鋪陳一切的時候，很怪的，常常可以收到鋪陳的效力。莫愁湖之藕，自經古人再三咏嘆之後，居然和人類收納饒涎的器官發生了密切的作用，誰要想到莫愁湖的藕，聯帶就要想到美味。其實據我吃過的經驗說，不過甜中帶澀，略含一點清香而已，並不值得多徜徉沫

南京所有的名勝，要論名人題咏，任何處也沒有莫愁湖多。P君正在修輯湖乘，他手冊裏錄存莫愁湖的詩聯很多，我向他借鈔了幾首過來，我很歡喜我能做一個美文的介紹者。

聯之部

女喚莫愁，湖喚莫愁，天下事愁原不少。王宜有像，侯宜有像，眼中人像此無多！（翁釋園）

王者五百年，湖山具有英雄氣。春花二三月，鶯花合是美人魂。（彭玉麐）

莫輕佗北地燕支，看畫艇初來，江南兒女生顏色。儘消受六朝金粉，只青山無恙，春時桃李又芳菲。（王闓運）（據王先生聯跋上說，莫愁

女是北方人，故上聯有莫輕佗北地燕支一句）

詩之部

樂府清商舊有名，美人家在石頭城，從今莫唱襄陽曲，湖雨湖煙過一生。

煙柳絲絲白下門，湖波風澹不生鱗，石城一角青衫影，憶煞煙波打槳人！

澹烟疎雨似瀟湘，燕子飛飛話夕陽，何處紅樓遙問訊，盧家少婦鬱金堂：

何處埋香吊綠蕪，行人猶說莫愁湖；秦淮河上如花女，問有眉痕似爾無？（秣陵集）

向陽的死鳥

二十日上午七時十五分，太陽曬滿了我所住的那一間房裏，過量的熱度，逼迫我起了一個異樣的早。

彷彿有些蟬聲，不知從何處微送過來，像有一股特殊的涼力一般，使我那一顆發燥的心冷靜了許多。到後院去漱口刷牙，聽得一陣陣叫賣蔬菜的聲音，打後門口過去，我想起去後門不遠有一座廟，廟裏的樹很多，也許那裏會有什麼鳴蟬，可以教我的心率性大涼快一下。

願望的努力，是超過一切的，我不等吃朝飯，就趿着鞋，只着一件短衫褲，去了。那廟的建築法，是齊眉罩式；屋子是小而且破，雖然還留有四五尊非即即剗的刑餘菩薩，在那裏撐持着廟的架子，而全然失去了廟的一種香火味；佛殿上橫擺了幾具空的棺材，寂寞呀，寂寞呀，那個境界！雖然樹是不少，却不曾聽到什麼蟬聲，殿後的院子裏，因為有一口井，便有一個女人在那裏洗衣服；我離着她遠遠的立住了，她的搗衣聲聽了也自有些涼意。

地上長滿了草，偶然有一陣風吹來，我的嗅覺，就很受刺激的聞到一種澀辣，微香的草氣。我低着頭看看草，耀眼的參差綠，是在上海整年可以看不見的，我沉醉了。

在草裏又看到一個死鳥，頭是不見了，——是掩沒在草之中，還是讓什麼東西吃去了，我不能決定；因為我注視的時間很短，——肚子仰朝着天，上面鋪了一層陽光的黃金之氈，牠的羽毛散落在牠尸體的四周，一個少見的慘象，便成了汲引我深思的一根線索，使我猛然想到二年前。

二年前，友人Y君贈了我一隻小鳥，在我看護不經意中，受傷死了。死後使我感情激盪了許多時候，我曾做過一篇傷鸛記，寫出我難於自己的悲哀，現在我一讀還忍不住要落淚，對呵！我的朋友Y君說我：『你不幸太富於感情了。』太富於感情，也是不好的事。

現在我將傷鸛記附鈔在下面：

寓朱狀元巷時，宅後有密樹，巢居之鳥甚夥，自晨至夕，幽鳴不

絕。余時年尚稚，好弄，常以市上所售汽槍，打鳥爲戲，鳥傷於手者，以歷年巢鳥之蕃殖率計之，二十鳥中殆有一鳥營余彈。吾母惡之，百誠不聽，乃匿余槍。余復走廟上購得一軟弦弓，佐以鉛彈，貫徹我之鐵血主義。惟目力鈍，數發始一中，興趣不復如前之釀。

比來鬱居一室，童年生活，常整段的侵入我記憶之中。偶及打鳥事，每恨彼時未檢傷鳥飼之，細驗其病態。予意蓋以世宙任何纖碎小事，苟加以冷靜細密之觀察，其中無不包含許多道理。傷鳥生活，亦我所甚欲研究之一事也。

春間，貞本自贛歸；以曾繞道遊黃山，脫我黃松二缶，另一鳥桺，蓄黃鸝一，小而明潔；家人皆愛之。惟不甚鳴，神彩亦憔悴如將

病。予挂之簷角，日但哺以冷米汁，及軟豆少許。及晚鎮重閣之室內，輒再三歎視，以爲此鳥無充分適合之營養，明日殆將死矣。洎明晨復出而啼諸日下，則又括潑潑地。直至一星期後，因浴鳥時闔門不慎，傷鳥腹；鳥食漸減，矢粒漸少，病狀顯然。予強灌以燕醫生藥酒，鳥悲鳴不絕，而神氣益憊。予防其死，持往胡園縱之，鳥已不能飛，但蹣跚往來走匿。胡園一老人告我曰：此園狸貓甚多，鳥既無力上樹，恐終且膏羣狸吻，不如聽之。予不得已，仍幽之籠內，攜歸掛於簷下。無事時，靜察其病態：見此小物，初尙掙扎飲啄，似尙無死之恐怖觀念。當麗旭初鳴時，輒向陽刷羽，惟甚畏人，偶有人匿視，則嚙伏一隅，項毛皆聳，狀絕可憐。洎數日後，並

飲啄之力亦盡，鎮日偃坐不動；祇眼神尚清朗，炯炯視人，如怨如慕。療其鳴不鳴，強其食不食，遙視乃類一蠟製動物標本。又一日之晨，亦擬飲以濟衆水，開籠視之，已死。體僵如石，眼緣微翕，狀極恬靜。予乃以極莊嚴單簡之葬儀，納之荒園蔓草之間。

予幼時好殘殺生物，二十歲後，心手忽慈，至無死一豸之膽力。自傷此鷗，吾記憶中乃深刻留有迹象；每一回想及之，輒覺此小小瑩魂，盤踞吾腦中不去。以告儕輩，則皆笑我具有佛弟子之根夙，我不能辨也。

種懺悔的情思，是永遠盤據在我心頭了。

瞎師母的訪問

午飯以前，一時想不到什麼可以使我走出去的題目，睡在籐榻上，看了一會報，母親說：『你瞧瞧瞎師母去吧，她很念着你哩！』

G 先生死的時候，我已經到上海去了，不知是誰替他了結的後事。瞎師母在 G 先生死後的一個月裏，便從 Y 街搬到 J 巷去，曾着人到我家裏來尋我，母親知道她境遇那樣的不幸，也曾找到她家裏去慰問過一次。

幾個月來，時時想給瞎師母以一點什麼幫助，總是一會就忘了。夜裏

睡在牀上時，一想到瞎師母，又覺得我態度的淡漠是太對不住了她，……現在給母親一提醒，我決然的去了。

找到丁巷瞎師母的家，真不容易。一進門有幾個女子在那裏紡紗，堆滿了磚和破瓦的院子裏，養了一口豬。我問：『這裏有姓G的嗎？』誰也不來注意我；，於是我自言自語的穿過了天井，跑到那第二進屋子裏，重復問着『這裏有姓G的嗎？』

『找誰？』在西面的一間房裏，鑽出一個二十多歲的女人來，她雖然還未認出是我，而我一見就知道她是瞎師母的媳婦。

『G師母在家嗎？』

『啊！你？……』

她帶了我進房去，很小的一間房裏，塞滿了破爛的傢具，瞎師母就在那些破傢具的中間。一張方棹靠着她右手，一張有框無鏡的洗臉架，靠她左手；在她前面又放了一張鋪着蓆子的竹床。

『那……一個……？』瞎師母說話的聲音更枯澀，更慢了。

『師母，是我。』

『她張皇的立起身來，她翻了幾翻白眼，她不能想起這個聲音是屬於誰的；可是她也不好意思再問我，她應酬似的說着『坐吧！』』

她媳婦知道她很窘，忙湊過頭去搗了幾句鬼。

『哦，C嗎？』她一面喊着名字，一面哭了。她伸直了膀子，像向我乞求些什麼，很傷心的說道：『C呀！你先生多麼歡喜你呀！你來了他却

不能再見你了呀！」

淚珠含在我的眼內，在她說到最後一句時，我已哭了。我半抽噎的找到了那張供有G先生牌位的桌子，磕了幾個頭，起來在那張竹牀上坐了。瞎師母的媳婦找到了一個水鏹，說『我冲茶去，』她去了。

瞎師母斷續嗚咽的說：『你先生呵，病呵，真是病得快；出事那一天，想教人去找你，又沒有閒人手，你大哥（是指她的兒子，我們以前總喊他大哥，其實他是行二）一個錢也籌不出，連棺材都是賒的，苦喲，你的先生，直倒楣了一輩子！』

『好容易完了這場事，大家都說先生死了，家裏苦着一點過日子吧；便搬到這裏來，只有一間房，我便搭了一張牀，在他們小夫婦後面。C，

我好苦喲！先生那樣死不得的人，去了，我這個瞎子呢，還活着；天好顛倒呀！」

我聽得心酸，便攔着她道：「師母，不要這樣傷心，幸虧大哥還好，只要將來把事情弄得好一點，你老人家也一樣的可以享福呢。」

她慢慢的搖頭，又側耳聽了一下，彷彿偵察她媳婦回來了沒有；微微的嘆道：「康子（她兒子的名字）呢，倒沒有什麼，靠在水菓行裏管管賬，能掙得幾個錢，他不能多孝順我，我也不怪他，只是那一個呀！」她說到這裏，用指頭向空中戳了一下，——「簡直拿我不當人，整天的不和我說話，飯好了不盛給我吃，要我摸到廚房裏自己去盛；要茶要水，也是什九不周全。C呀，她待我，和先生在時，差得遠了。」

我無可慰解，只好也微微的一嘆。

她媳婦沖好了茶回來，遞給我一杯，瞎師母在她的警備之下，便也換了些別的話來談，先問我：『你在上海，做什麼呀？』我便告訴她是報館裏的編輯，她又問：『你能掙多少錢一月呀？』我告訴了她，她沙聲的說道：『你多麼聰明喲，你先生歡喜極你了，活着的時候常常說到你，誰知道你們竟不再見一面呀！』

『先生待我是很好的。』我答。

她瞿然如有所觸的別過頭去和她媳婦說：『二姐，（據她們的鄉風，可以照排行稱媳婦爲幾姐的）先生留下的兩網籃書，不是還存在會館裏嗎？康子要牠沒有用，給了C吧，也不枉他們做了師生一場。』

『那些破書，誰要！』

她在她媳婦惡聲搶白之後，不敢再談到書，便搭訕的和我談了一些別的話，她問我：『上海有一個唐家弄吧！』

上海的路我是不大清楚的，當時便答道：『大概有的，恐怕是在城裏』。

『城裏，離你那裏遠嗎？』

『不很遠。』

『我的妹子住在那裏，門牌是——』說時又別過頭去問她媳婦——『二姐，姨媽家的門牌是幾號？』

很粗暴的聲音回答：『這個要等他來問他呢！（指他的丈夫）』

『門牌大概是頭幾號，他家姓金，C，你要是有工夫，替我去走一趟，好嗎？告訴她我還是這樣，她自從先生去世，來了許多信，十分的記掛我，我就找不到一個人回信，康子又懶，叫他寫，他只答應，到底不寫：』

『好，我到上海時，如果進城，可以順便去一趟。』

『告訴她我還好呵，不要說得我太苦呀！』

我到了可以走的時候了，我將預先藏在口袋裏的幾張鈔票，拿出來，放在她手邊，低聲的說：『師母，這幾個錢送給你老人家買點東西吃吧！』她臉上的神氣，陡然的緊張起來，她捏着那幾張鈔票的手，直伸到我的臉上，嘴裏却很亂的說：『不喇，你的錢也很難喇，等你事情好一點，

再幫我的忙吧！」

我一壁說：『有限的幾個，師母別客氣，』一壁便走了出去，和瞎師母的媳婦招呼了一下，很快的走了。

『C，你去了，不送你了，怠慢你呀！』在瞎師母微顫的呼聲裏，我含着兩眶眼淚，走過那養着豬的院落了。

蕭 條

闊別了兩個月零七天的夫子廟，在這個極熱的下午時光和我再見了。從東牌樓走來，什麼也像不會改動似的給我看到了船，人，車，茶館，和泮宮的外部。

我是被邀在一昇歌館裏聽大鼓，而這歌館是在泮宮裏面。我趁這個機會，巡視了市攤一周，舊的狀態還是舊的狀態。甚至，某一個賣舊貨的地攤上，所擺列的一對破洋燈，還是那樣的陳設着，某一個小吃攤上的主顧

，也像就是我兩個月前所看見的那幾位。就只有幾家書攤和拆字攤，已搭蓋了幾座警亭式的小房子，使自己的營業，成爲一種脫離『攤』的時期的『店』式營業。這或者可以說是汴宮裏的最大變態吧！

七個人擠在一張桌子上，聽台上唱些莫明其妙的大鼓和京唱，論理是很苦惱的，而我的感想却不然。在上海時，回想起在南京和幾位朋友整日整夜聽戲的事；儘管那時候是極端的感覺無趣，而在過後回憶起來，總覺有動心的力量。人對於過去，誰能毫無一點追戀？無聊生活是尤其值得追的，因爲那種生活所給與人的印象，都是缺角的印象呵。

聽完唱，就在夫子廟的一家京菜館裏，吃了一頓潦草的飯。B君便去到秦淮河邊，租到一條所謂扁舡的船。

大家都坐在船上，徐徐向北去了。迎面看見鐘山，被反射的殘陽給抹上一些似絳非絳的砂金色，有說不出的一派淒涼的意味。過大中橋時，從迷茫的煙霧裏，看到橋上的行人，覺得所有的動靜物，都包含着一種衰象。我不自遏的低聲一歎。

Y君對我說道：『冷落極了，和你作「秦淮河的燈與月」的時期一比較，是有怎樣的大變遷呵！』

果然，河下這樣的冷落，在我居住在南京的十幾年中，可以說是第一次遇見。船過了大中橋，天色已暗了許多，左岸的覽園，藕香居，鑑園，和右岸的支那內學院，通俗教育館，一一從模糊的認識中過去。內中有幾個地方裝了幾盞水電燈，雖然還是光燦燦地，可是寂寞的意影，終於掩藏

不住。

從畔晚時光遊到夜午一時光景，船家所要索的代價，還抵不上去年的二分之一，綜我們全晚所見到的載有客人的船，還不上四十艘。這種蕭條的景像，是正合於我們去領略的；可是想到幾百艘船戶的生計，怎麼好？怎麼好呵？

驢 戀

二十一日早晨五時，就有人來敲我的門，我還在做夢。夢着我正在編輯室裏工作：一把光亮的剪子，扣在我右手的無名指和食指上，一根膠水刷子却被挾持於我的左手裏，忽然有一位先生遞了一枝紙煙過來，於是，我立刻就吃了缺少第三隻手的苦處。——敬紙菸，還點了洋火我能拒却人家這種敬意的賚予嗎？我便亂糟糟的丟開了剪子，剪子打翻了墨水瓶，墨水瓶很快的滾下了地，最後當然是『拍』的一響！

我醒了，我開了門，却是W君，臉上神氣很不好，而身上却御用了旅行者的全副武裝，熱水瓶，望遠鏡，照相匣，掛滿在他腰部和胸部上。

『老C，出城去！』

『這麼早？』

『這樣的熱天，想出城去疏散疏散，只有這個絕早辰光，還有點意思，太陽一出來，曬得人太難受了！』

W君監視我穿衣洗面，禁止我吃朝飯，便一同出去了。雇車出了朝陽門，便換了驢子。

山遊騎驢，差不多成了我作遊記必不可少的描寫，老朋友丑君，他曾經替我整理過遊記，他說我三十一篇遊記中，有十四篇會談到驢子，由此

可以證明我對於山遊騎驢，是如何的饒有興味。

兩個人騎了驢子，選擇了一條濱近河道可直往明陵去的小路，前進了。驢夫是一個十二三歲的小孩，因為我們一路行得很慢，他便也很從容的跟着。他在路上見到了一些野花，或是什麼美麗的草，他便揪，揪在手裏亂扯一陣，又丟在地下。

我們談了些關於遊山的事，慢慢的談到驢子。W君如有悵觸的說道：「啊，C，你知道那觀音門的白耳驢死了嗎？」

我喊了一聲「呀！」W君便接續的說道：「前兩個月的光景，我因有一件事情要出觀音門，和曉莊鄉村師範的T君接洽，後來又爲了臨時發生別的事情，須要到上元門去；於是我便四處的找驢夫，要一頭好驢做代步

。遇見我們前次會見的那個驢夫，無意中他告訴我——一條好白耳驢死了

！

『牠雖然死了，牠的獸史却是很光榮的。』我說時很感喟，又很像滑稽的樣子，W君忍不住笑了。

這頭白耳驢，牠那光榮獸史的一頁，我曾有一篇鳴驢記，忠實的寫過

：

近兩年中，予策蹇作山遊者屢矣。一灰色驢，耳有白斑者，最善走，爲朝陽門一驢夫物。予每遊靈谷寺紫霞洞，必乘之，常飄行二三十里，不倦不息。去歲某日，王穆如於靈谷寺設淨筵宴客，余近午始往，至朝陽門，急覓得此白耳之驢，於三十分鐘馳抵靈谷。途中

經一袞坡，登一田塍，有農莊之驢，方頰首塍池中飲水；白耳驢遙見之，卽大鳴，農莊驢亦應聲鳴不止，厥聲淒怨。白耳聞之，益奮走。余知驢鳴，其作用等於人類之情話，沸於中者發乎外，使兩驢而竟宛戀相依，去尋其性的生活者，予蹟矣！亟收驢轡，令返原路，白耳倔強不受部勒，予大驚恚。幸農莊中人已聞聲出，牽其驢去，白耳始嗒然若喪。去秋某日，予復偕王一介遊靈谷，予所乘者，又爲此白耳之驢。此次以須繞道遊村廟，未穿山路，然過袞坡時，白耳驢忽順坡奔下，仍循舊路，至農莊，復淒鳴不止。顧莊驢終不出，白耳垂首徐徐進，爲狀乃大似一失戀之人。後此約五月，余與兩友遊幕府山，在觀音門畔，忽遘此白耳驢，而驢主已易。予輩分

雇三驢繞山遊行一匝，得間，予詢驢主以白耳之來源；驢主曰：此驢爲朝陽門驢夫物，特健，我蓋以四十金得之。原主初不願售，因物性狂暴，戀一農莊之驢，每途過農莊側，輒鳴。後莊驢病死，此驢意猶戀戀，無論客雇至何處，驢必強入此農莊中，奔鳴久久始已，客皆厭不欲，然自歸我，性似稍馴，第不復能如前之善走矣。予乘之行數里，果疲茶如病，且神氣索漠，非復在朝陽門時代之精悍，豈憂傷伊鬱，中於人而能病人者，於驢亦同此理歟？驢知失戀之可悲，經久尙不忘其故侶，獸也而有人性矣！因記之，並揭其小影於海上一畫報中。



寫
於
南
京



晚 渡 (附錄)

……過了凌家堡，南去三十里，是雙子河，這裏有很好的水景，轎夫們勸我在此打尖。當我剛從梨山下來的時候，遙見銀光蕩漾的兩支河脈，燕尾般的隱匿在樹林中間，好像一幅圖畫，陳列在我眼前；已經深深地給了我一片美感，便允許轎夫門的要求，在這裏歇宿一夜。

這時約摸是下午三四點鐘光景，河邊數十戶人家，全籠罩在狂烈的陽光之中。我寄宿的一家小客棧，門前有兩條很肥很高的槐樹，傘一般的樹

葉，怒張着抵禦光熱；故此我們倒不覺怎樣的煩惱。我從網籃裏找出一瓶檸檬酸，一小瓶檸檬油，和別的配合材料，做成一大罐子汽水。分些給客棧裏人吃，三個轎夫也各喝了幾杯，他們很詫異的看着汽水沸沫，大有懷疑而有問訊的意思。我大略把化學作用的道理，講給他們聽，一個轎夫說：這種東西，帶在身邊很爲便利，想吃汽水，不管什麼時候，都可以配成功，好像我們鄉下的酒餅：只消搯一點兒放在碗裏，用極熱的開水一沖，就成了很好的酒了。另一個轎夫說：你講到吃酒，我纔發覺我肚子飢餓，應當吃一些東西纔好。因問我吃什么物事？我問有飯嗎？轎夫便去招呼客棧主人替我備飯。

槐樹上的蟬樹，像一個詩人驕傲的讀着他得意的詩，連續唱了好半日

並不覺得厭倦。我坐在客棧門口一張籐製椅子上，周圍景物，不斷的躍入我眼簾：迎面是雙子河的雌流，僅有三四丈闊，對岸叢生着許多樹，一垛垛的綠色枝葉，反照在水面，含了濃厚美好的畫意。緊靠岸那邊，有一間小小的漁房，豎了一根木桅。掛上一張紅色玻璃燈，大概是黑夜裏打漁的信號。漁房前面，一塊很大的網，徐徐升降，彷彿沒有人監督。穿過這一排樹林，模模糊糊，可以看見一片水光，這便是雙子河雄流，比雌流要多闊四五丈，是梅村到平鑿的一條大航路。這條河流，和雌流是兩個起點，相比的流了六七里路，纔歸併入一根水線，在雄流那一邊岸上，據說有很熱鬧的市鎮，人煙稠密，不像這邊荒涼。

朝北方一望，很高的梨山，鞠躬如也的向這邊雙子河行着敬禮。山脚

的一條石子路，被陽光激射，透出一種藍黃色，石子路終點，是一座石橋，過橋便是河邊的小市，入市第一家，是經售油鹽米布的雜貨店，彷彿領袖着這一村；依次便是二三十家民房，我住的小客棧，恰在小市中間。過客棧往南去，全部成了農家的佔領域，縱橫密布的田埂，零星寥落的農莊，我看了覺有無窮的興味。我先觀察和我視力最接近的一家農莊，構造得很奇怪，一道短槿籬，斜向河邊，籬以內像全是菜田。莊房一律用紅色磚頭砌成，煙囪很高大，籬的西首，有草搭的幾間小牛房；這種結構，教人驟然看了，竟要疑惑這家莊主，或者是西洋化的農人。莊房後面也是一道槿籬，籬外一條溪流，遠遠瞧見有許多牛羊，在那裏飲水。這時我同來的三個轎夫，剛在喝酒，嫵媚而無層次的醉話，似乎告訴我：他們幾天前，

曾在梨山山陽遇見了一小桿土匪。那有吃病的轎夫，大家都喊他胡胖，他喝酒比較的少，臉色却最發紅，他忘却他說話本能的遲鈍，歡喜很快的講話，常常鬧得我不懂他話裏的意思。

我匆匆吃過飯，就着手進房去沐浴。這家客棧除去門口貼了一張紅紙，標出他客棧的字樣外，不能再尋出他第二樁像客棧的樣子來。僅有的兩間客房，一間攤着一大條粗竹蓆，名喚地鋪，是轎夫們歇夜的所在；內向的一間房，我住了，略略擱幾件木器，客棧主人平日就在這裏居住，來了肯出八百文一天的客人，纔肯讓出。主人有一個女孩，她鎮日只顧紡紗的工作，我到了三個小時，始終不見她住過一分鐘的手。主人似乎很不歡喜她，我觀察這簡單的家庭，所含的愉快空氣極稀薄，沉緬於都市生活中很

久的我，不能不感覺他們生活的單調，他們却不覺得。

浴後，我更覺身上涼爽，便跑到客棧後面的田地上，看看野景：梨山依舊很滑稽的向這裏行禮，斜陽染紅了山尖，灰白色的雲塊，曼衍不斷的向西流去，像在追擊着太陽；這時大家全出來活動，我所看見的人衆，好像比兩點鐘前加增了幾倍。有三四個村童，拿了釣魚竿和魚簍，一面說，一面笑，打我身邊走過，直向迎面的魚塘跑去。我不覺高興起來，竟跟了他們走，這方魚塘，逼近那紅色莊房，很豐滿的楊柳樹，替這塘砌了一轉很大的高牆。這羣漁童從田埂上，左折右折，遶了無數的彎兒，纔得着一條堤路，便認好魚窩最多的一段地，各自坐下去釣魚。我站在這涼陰陰的楊柳下，低頭抬頭，全是綠光照眼，心下覺得十分爽快。樹上的鳴蟬，還

不住抽曳他的殘聲，但已不像剛纔那麼興奮。我看了一會釣魚，無意中發現幾百步外，有一角黃色的牆簷，閃爍在柳陰中間，因問村童那是什麼地方？村童說是山神廟。

鄉下的景緻，最深刻的教人忘不了的，要算薄暮那一部分時間。到了這時候，農人全牽牛歸去，浮在水面嬉戲的白鵝，還留戀不肯上岸；便有人坐了一隻木盆，手持竹竿，緊緊的將牠們追回家去。在我向山神廟去的一條路上，更不絕的可以看見許多風景。山神廟的大殿，本有人在那裏開蒙館，此刻已經放學，蒙館先生還在監視着許多沒有走的學生，見我踱進來，全用驚奇的眼光看我。我約略把殿上的神像，瞻仰了一下，青臉獠牙，是很有威嚴的樣子，殿後似乎還有房屋，却用鎖將這道門鎖上。我退出

後，又順便把兩旁的披房，一一看過，這地方空洞洞，滿蓄一種鬼氣。後來，我德見客棧主人告訴我許多關於這廟的神話，雖覺得荒謬可笑，然而廟中這一股陰腐之氣，未始不是造成種種神話的一個大原因。

我從山神廟出來，向南踱了幾步，全村市的景緻，都擁抱着呈露在我眼前：家家門口都有人在吃晚飯，小小的方桌兒，很整齊的排列成行。斜陽已歸於無何有之鄉，天空的雲塊，由紫色變成灰色，一切到眼的東西，都含了神祕的色采，慢慢的慘澹，模糊，恍惚，終於看不見。雙子河邊的漁燈，已點着了，燦爛而驕傲的懸在空中。我彷彿瞧出那客棧門首，正有人向我招手，因緩步踱將回去。河堤的柳線，像開玩笑似的，在我頭上拂來拂去，我小心翼翼穿過了這條難走的小路，回到市上，客棧主人還立在

門口，一見面就問我餓不餓？可要開飯？我有一種晚食的習慣，便請他暫停一會，卻裝出蕭閒之狀，去看隔鄰一戶人家在門首聚餐。他們好像這頓飯正在吃得合宜的時候，吃得非常快樂簡單的幾樣菜蔬，用那毫無美術意味的粗花碗盛着，花紋惡劣到不值一文錢，教一般過慣文明生活的人看了，先要減去許多食慾，而他們却不覺有什麼缺憾。吃飯人之中，一個年輕小姑娘，似乎不大願意我這麼細看，把她的頭幾乎要納在碗裏，羞怯得直不敢抬一抬。我自覺無趣，忙信脚另踱到一處，是一片凹入的曠場，前後還稀稀落落，豎了幾根木棚。大概是他們農家打稻的所在，那三個驕夫，和幾個歇工的莊漢，全解衣磅礴，在那裏乘涼。胡胖要算得最殷勤了，在人衆中闢出一塊乾淨地方，招呼我坐，我看他們是纔興奮說過話的樣子，

便問他們談些什麼？胡胖帶笑道：講故事。我道：你們繼續講下去罷，我也是愛聽故事的人

因為這時暮色很濃，一分鐘後的視力，大不如一分鐘前。我也看不清這講故事的莊漢，是什麼形狀；根據他說話的語氣章法看來，大約是個老年人。他說：『照我們鄉下的規矩，這種事情是要不得的。……』說時停頓了一下，在他身邊摸索出一根旱煙管，同一包煙一盒洋火，像準備吸煙的樣子。却又接說下去道：『所以這段事情，我平時不大敢對年輕的孩子們說，給他們聽見，多少總與他們有害。我終怪老楊，他不應當如此的放任；他把他做丈夫的道理全忘了。』另一個莊漢趁這老莊漢點火的當兒，發表他的疑問道：『也許老楊還不知道這件事。我覺得他那樣人，決不會』

這樣沒有氣節。」老莊漢一面吸煙，一面答道：「哈！他不知道嗎？我想他所知道的，恐怕還要比你們多。這事實的發生，前後差不多有半年了，他難不成竟做了半年的瞎子！」

我雖不明瞭他們講的那件事，是什麼來龍去脈，但也聽出這是一件妨礙他們鄉下風化的事。正想央胡胖將內中的詳細情形告訴我，忽然前面河上，微微送來一陣櫓聲。那最初發問的莊漢，很輕蔑的說了句「來了！」緊靠我坐着的胡胖，便昂起頭來，無意識的說道：「如果是她，我還得細細的看一看。」老莊漢似乎譏笑他道：「不忙，她每天早上，有三個鐘頭的撐船工作，儘有很充分的機會給你看。」胡胖大約覺得慚愧，不再說話，那同來的轎夫，忙替他解圍道：「我相信胡胖，他不會抱了什麼不好

的念頭，他是將近五十歲的人了；而且他有個很賢慧的妻子。」

在羣衆譏笑之中，櫓聲漸漸加重。漆也似的河面，有一星小火，半明半滅，向這邊飄來。不一會，火光停住，櫓聲也不響了。河邊沙地上，便繼續發出一陣脚步聲，一個人影，很輕便的穿過市上，直向這邊曠場走來。在柵門前首，經隔鄰雜貨店的燈光一映射，我纔看出是一個女子，彷彿很不俗。他不會瞧出曠場上坐了這許多人，等臨近時，纔住足看着；像很詫異。老莊漢忙道：『楊二嫂，是我。』女子低聲一笑道：『原來是何四伯在這裏納涼。』說過了就迅速的跑開。大家睜眼看他背影，慢慢鑽入黑暗裏面。有一種說不出的可愛的伶俐。

後來大家談話的目標，又漸漸移向他處去，胡胖用他還不會完全脫離

醉態的口吻，說一件山行遇險的事；我不覺得這事有什麼趣味；便離開曠場，半摸索的踱回客棧。這時街旁納涼人之多，很出我意外；我看不清這許多人，各個坐在那裏，只聽那雜亂而高朗的談話聲，大概每一碼地面，至少必坐了一人。我慢慢走到客棧門口，主人又循例問我要不要吃飯，我點點頭，棧主人忙去預備。我大胆的坐上那棧主人的竹椅子，側耳聽鄰近人們的談話，彷彿正說着『楊二嫂。』這簡短的三個字，像挾有很大的魄力，竟促起我嚴切的注意，靜聽下去。那邊說道：楊二嫂聰明的地方真不少，她待遇那光會用錢而不會掙錢的老楊，也不算壞。她除了和前村梅先生的的一件事而外，可沒有錯處。我微微聽出點條理來了，非常高興，再聽：……老楊的酗酒，的確很討厭；他又不會體恤妻子。如果他不虐待二嫂

，只怕梅先生的誘惑，未必能這樣容易的成功。二嫂固然對不起老楊；老楊可也真對不起二嫂。……我聽到這裏，不獨楊二嫂所以被老莊漢攻擊的原因，全部讓我曉得，並且領會到村中的真正輿論。再聽：……楊二嫂綠色的臉，似乎不算體面；但她那種風緻，同她行事的活潑聰明，村裏是多見的，難怪要引起一村人的愛慕。替她想想：每天要撐大半日的渡船，下午又要趕着做各種賺錢的工作，晚上還要偷偷掩掩，搖船到前村和梅先生相會，應該很覺辛苦；他臉上却沒有一些憔悴，他真是個怪人！……我略略認識了楊二嫂的容貌，更生了繼續探聽的興味。再聽：……你看！哪！那不是楊二嫂的船嗎？點了一盞油燈，倒不怕老楊瞧見，此刻不早了，也許她就要動身。……我聽這說話人的聲音，十分冷峭，忍不住仰起頭來，

向迎面那雙子河望着。

黑暗的河面，倒映出一盞紅色的小漁燈，自這邊看來，不像是水，竟彷彿一片空地。靠了紅燈不遠，隱約有一顆流動的小火星，我凝視這顆火星，好像這裏面包括了許多可研究的資料。兩旁喧囂的談笑，已不在我注意之中，稍停，這小火星漸移向對河而去，水面微微發出一種單槳拍水的聲音。我知道楊二嫂的船，又回到對岸去了。這冷謐的小火光，閃爍了好半晌，便寂然地停在那黑魆魆的蘆蕩前面，可以瞧出這個努力於他的愛戀生活，而成為一村「公敵」的婦人，已經從徬徨歧路中間，獲得她喜歡走的一條謬誤的道路了。

我還待再想像下去，那客棧主人似乎怪我不該這樣無故的發傻，便在

大門裏高聲喊道：『先生，不要想了！飯已煮好，請進來吃晚飯罷！』……

這是我曾在他處發表過的文字，本名『雙子河邊』。回到上海來；將我的旅行記整理一下，發現了這篇小東西；因為牠被描寫得恰如我旅行時所感覺到的一種意境，我不嫌重複的將牠附錄在這裏。並將牠的題名改過，『晚踐』二字，好像比較『雙子河邊』，在感動力上來得充實一點。

十七，八，三十寫於上海。

紅皮小叢書每種內容述畧

上海的研究

徐國楨著 一冊定價三角

本書作者，把極深刻的眼光，窺探上海社會的整個而作一有系統的論述。立意嚴正，詞鋒犀利，有如單刀直入，勇不可當。共分五章，十四節。雖然篇幅有限，而理論上的透澈，已覺入神入骨；所以本書不但理解方面有獨到之處，就是筆力的雄厚暢快，也是十分難得。凡是居留上海，或曾到上海，或尚未到過上海的人們，都可由此得到一個對於上海社會的深切認識。研究問題如下：「先把整個的上海一談，然後分論及於上海的女性，和男性；更由分而合，談及兩性間的戀愛問題。」

關於女人及其他

徐國楨著 一冊定價三角

本書包含作品六篇，而「關於女人」一篇，佔全書篇幅之半，共萬餘言。前半篇是作者對於女人的觀感；後半篇是討論女人本身所包含的性質。討論非常週到，見解更極高超，關心婦女問題

的人，不可不讀。其餘五篇，爲：說話與放屁，人與人之間，感想的在人類，馬路上所得的感慨與感慨的安慰等，都是作者情感上的發洩；有大膽的發揮，與痛快的言論，讀後，在腦神經上可以受到一個相當的新的刺激。

湖 山 味

張慧劍著 一冊定價三角

本書，是一本美的小品文字的集子。牠的描寫的對象，是在由上海到揚州到南京的旅途之中的瑣碎；可是事實雖然瑣碎，而寫來却極其輕盈惹人愛戀，翻開書來，有清芬撲面之概。這是本書特點之所在，也是愛好文藝者所不可不一加賞覽的，因爲錯過了實在太可惜。分：寫於揚州，寫於南京，及附錄三門，總目共十五則，這裏從略。

丈母娘借傘

徐卓呆著 一冊定價三角

作者，是一位著名的滑稽家；這裏所寫的，就是他最擅長的滑稽小品文字。而且，用筆極爲輕靈，和他以前所作的同性質的書，大不相同。因爲，這裏所寫的，不但意思滑稽，文字也都美化了。共十三篇，有故事，有諷刺，都是肚皮都笑得痛的資料。篇名從略。

醉後嗅蘋果

徐卓呆著 一冊定價三角

本書，也是非常滑稽的。如：醉後嗅蘋果，古董花瓶的耳朵，樓梯上吃麵，十二月裏吃餛飩羹，黃金萬兩等篇，都是講蘇州地方的一個滑稽家朱福保的故事；橄欖葉致富，講的是名醫 天士的故事；笑話祖師，講的是紀曉嵐的故事；武松打虎，講的是一位票友串戲的故事；麻雀大王，講的是一件關於賭的故事；二小姐受茶，講的是一個土匪的故事；福氣抬轎，講的是一件姜兒子的故事。事情既滑稽，寫得也活潑。

良 人

陳鶴麓著 一冊定價三角

摘取古書上著名的故事的片段，而用近代的小說藝術加以描寫和演述，使他成爲一篇近體小說；這是本書寫作上的總目標。關於這一類作品，國內雖然也有人嘗試，然而極少；實在，太難了一些！本書作者對於小說的藝術上，素極勇敢，這本冊子裏包含的作品，雖只七篇，而作者在藝術上的收穫，已頗足「很欣慰地」微笑一下了。他是小說的園地中的一枝新苗的向所不容易見的鮮花，朋友們，大家來欣賞一下吧！篇名如下：良人，却要，梁下，絳雪丹，入天台，白鶴，二

劇手。

湖上

陳靄麓著 一冊定價三角

本書所包含的，共七篇，是作者的散文集。牠的滋味，是甜而帶酸，更有一些苦的成分。——不但有熱烈得發燒似的情感流露着，字句的鏗鏘，也是極嚴密而更幽麗，很足醉人！其中如：湖上，噩靈，悼今雲三篇，寫作上更見力量，確是不易多得的佳作，放過了不看，就不能算是文藝的愛好者了。其餘四篇爲：Moon Palace，舟中，浪漫的一夕，衰老夢的悲觀。

幻跡

王天恨著 一冊定價三角

本書，是把日記體裁敘述的一件有系統的事情。因爲是日記體，而作者在描寫上，更很有功夫，因此，就加倍的覺得真切了。事情的大要：那位書中主人翁，起初很窮，忽然遇到了一個奇女子，於是不但不窮，而且做官；其後女子被殺，就又因故逃到了上海。曲折離奇，寫得更極爲動人。

四角戀愛

趙茗狂著 一冊定價三角

本書共兩篇小說五篇，都是情文並茂，不可多得的作品。第一篇四角戀愛，是寫一個抱博愛主義的浪漫女子；第二篇得馬，是寫一件惡富遭殃的事件，而以跑馬做背景；第三篇佳偶，是寫一個實際明星的婚姻問題，尤其致力於衰落時代的描寫，讀了有靈氣迴腸之感；第四篇心理與時代，把老年婦人與青年婦人的心理上的矛盾之點，似明鏡也似照映出來了；第五篇再會，是寫一位老處女，寫法側重於心理上的表現。

弄堂博士

趙茗狂著 一冊定價三角

上海的弄堂中的情形之複雜，大概到過上海的人，都能知道。要把這種情形一貫地寫出來，實是非常不容易的。本書能在二萬言中把上海弄堂中的複雜情形，來一個概括的表現，確是十分可貴的。至於牠的情節，自然，也是極爲有趣的；我們只要看到最後的一句：「FN里萬歲！大阿福瘦瘦而且大的屁股無恙！」是多麼的迷人呀！

中華民國十八年六月初版

湖山味 (全二冊)

(定價銀三角)
(外埠酌加郵費匯費)

不准翻印

發行所
上海四馬路
世界書局

著者	張	慧	劍
出版者	世界書局		
印刷者	世界書局		
發行者	世界書局		

7.5
82

112358

